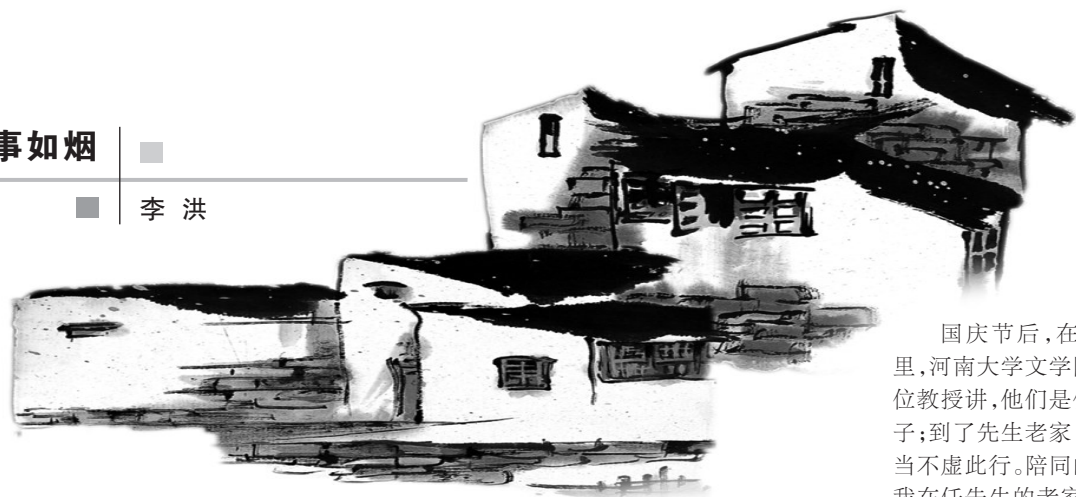


往事如烟

李洪



马王庙在哪里

70年前，我生于马王庙村。那是一个位于内乡县赤眉镇南、伏牛山脚下、湍河岸边、214国道旁的一个小小自然村。近年每每回去，发现记忆中那树、那房屋、那炊烟、那熟悉的人，都不见了。记忆中的那个马王庙村不在了吗？它还在。不过在更大的空间，以另一种形式，与时俱进、生机勃勃地存在着。你要戴上时代的眼镜，用心去体验，去寻找。

昨天晚上又梦见我爷了。扶着他妈，在马王庙文化广场一带转啊转，老奶奶嘴里呢喃着说：皂角树哩？那个大皂角树咋找不着了？这咋变成戏台子了。我想捡几个皂角板回去洗衣裳哩。

皂角树早就找不着了。这树大概是李家第一代或第二代祖先在十字路口随意栽下的，后来竟长得枝繁叶茂，遮天蔽日。从伏牛山叮叮当当下来的马帮，总喜欢在大皂角树下歇一阵子，吸袋烟，紧紧驮，喂喂骡子马。然后一路西行，经袁店、田关到当时号称“小上海”的水旱码头荆紫关镇，卸下贩来的毛皮、药材、木耳、火纸（用竹子做的祭祀用纸）等山货，然后装上从上海、武汉沿长江、汉江过来的洋布、盐、火柴等日用百货，再叮叮当当的原路返回。回来时，八成会在大皂角树下歇息一阵。每逢这时，马王庙的一些活泛人就会迎上前去，嘘寒问暖，让烟送茶，打听一些行情，或批发一些好卖的商品。有些人还与马帮老板交了朋友。有一年，德高望重的老族长说，咱们在这皂角树下盖个小庙吧，供上马王爷，保佑马帮日行百里四季平安。后来，我们这个百年来一直叫桦栎树的村，被人们改叫成了马王庙。耳濡目染，马王庙人也从南来北往的商人那儿得到了好多信息，学了不少经商知识。所以后来人们都说马王庙人能，马王庙人生意精不好缠，无非是嫉妒我们祖上见多识广善于经商罢了。我小时候常从老家柜子里翻出做点心、月饼的模具玩。听爷爷说，他小时家里常做南北点心和月饼贩卖，这些技艺大概就是马王庙人那里学来的吧？

世道总在变。1904年京广铁路通车，南来北往的货物改走铁路。荆紫关这个千年水旱码头萧条了。清末，人力胶轮车（架子车）逐步传入北方地区，一辆胶轮车可以拉两三匹骡马驮的货物，所以马帮也渐渐消失了。

不知哪天，一阵大风，百年皂角树老朽跌倒，压塌了供着马王爷的马王庙。但已聚集了李、袁两姓几十户人家的小小村落，却仍然是远近闻名的马王庙。

马王庙在哪里？在那枝繁叶茂的大皂角树下，在那伴着马帮叮叮当当亦农亦商的老爷爷、老奶奶的心里。

2002年，父亲李耀臣集成的《马王庙村史族谱》就要定稿了。但他看着马王庙人在国道两边盖的栋栋楼房，顿时心生疑惑——这是马王庙吗？这是我生于斯长于斯情系于斯的马王庙吗？

是，又不是。

新中国成立前2000多年封建社会，我国一脉相承实行市场经济，土地私有可以买卖。房子、墓地大都建在自家土地上，不用经审批规划。所以一个村落虽然房屋相对集中，但大多横七竖八，或大或小，朝不一。马王庙村也不例外。1659年老祖先李炳在此安家后，三百多年，繁衍了几代人，因血脉相连，也全在路东集中居住。

新中国成立后，学苏联实行计划经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人们都不富裕，起房盖屋的很少很少，马王庙的村落布局还基本保持着民国时期的模样。改革开放后，马王庙的50后、60后和全国大多数农村人一样，外出打工挣了钱，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拆掉破破烂烂的旧房子，在交通便利的公路两边排排场场盖楼。几年间，父辈们所熟悉的、寄予无限情感的老马王庙村，包括生产队时期的牛屋、保管室和打麦场，一起变成了平展展的庄稼地。

相信父亲与他同代人一样，对新马王庙村栋栋小楼感到非常欣慰，又对老马王庙村的一树一屋难以忘怀。于是，他凭着个人记忆，又走访了健在的几位老人，清晰准确地勾画出了《中华民国初年马王庙村略图》并印入祖谱，图中不但标注了一家一户房屋所在地，而且还标出了一座座私家墓地和磨盘。还考证出了1851年李家卖给袁家的房屋所在。老人家真是用心了。

马王庙在哪里？既在民国时期村略图里，又在214国道旁的崭新楼房里。

三

我问过不少从乡里出来，在城里买房安家、或打工挣钱、或带孙子的中老年人：老家房子盖恁好，将来老了还回去住吧？大体三种回答。一是说：回，肯定回，落叶归根，老了还是回去住，天高地阔，带劲！二是说：看情况吧，可能两下住住新鲜新鲜。三是说：不回了，在城里冬天有暖气，医疗条件好，和儿女们住到一起，相互是个照应，不回去啦。

在马王庙，也有不少类似这样脚踏两下船的中老年人。有一次，我在城里一个长辈家给他探讨同样的问题，他说：回，我那房子搁村里盖哩是最好的，不回去住亏了。他儿子马上在旁边说：回啥回，回啥回！回去了有个头疼脑热谁招呼你？

确实，改革开放40多年，勤劳的中国人创造的财富比过去多了很多倍。这财富大部分体现在房子上。城里人两套房子以上占相当比例，农村人进城买了房子，还要回老家把家里的房子翻盖一新，虽然明知道乡里不会去长住了，但是还要盖，而且还要看谁盖得更排场。

这是自身价值的体现，也是眷恋家乡的情结，更是一种告慰穷苦先人的情怀。

过去农村是“三八六一九九”部队唱主角，现在随着优质教育资源不断向城镇集中，孩子们也都进城上学了。每回马王庙，看到大都关门闭户，很少见到青壮年和小孩儿时，我没有感到萧条，更没有感到悲哀。这是社会的进步，也是城镇化的可喜成果。

马王庙在哪里？马王庙人在哪里，马王庙村就在那里。那么今天的马王庙，一半在城里，一半在乡里。

四

我想把马王庙人大体分作三代。解放前出生的为老一代。他们的特点是，一生很难走出马王庙。

解放后至改革开放前出生的为中一代。他们的特点是城乡兼顾。在乡里，想到城里挣钱或看孙。在城里，想着乡里的房子和土地。

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为新一代。他们几乎百分之百的会走出马王庙，化为城市新公民。

新一代的整体特点是：有知识，有文化，有理想，有品位，有追求。他们工作在祖国各地，从事不同职业。或已小有成功，或正苦苦打拼。他们都很努力，因为他们总觉得，家乡父老老师同学的眼睛时时在盯着他们。他们虽在家乡生活时间不长，但同样对马王庙感情深厚，因为那是他们出生的地方，是父母养育他们的地方，是他们人生的第一所大学，也是他们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初步形成的地方。虽然“三观”还会进一步更新、改造。

马王庙在哪里？在新一代拼搏奋斗的五湖四海，也在他们无时不在的思念和牵挂中。

世道仍在变。也许几十上百年后，随着老一代、中一代逐渐离去，马王庙和大部分村落一样，成了无人居住的空置村，甚至成了空空荡荡的庄稼地。但那时，马王庙还在——在长眠于此的先人们的灵魂中，在生活于各地的后人们的血脉中，在我们心心相系的微信群中，也在我们不断修订的村史族谱和充满正能量的族谱网站中。②8

访任访秋先生故居

国庆节后，在京工作的黄乔生先生回故里，河南大学文学院刘涛、刘进才教授同来。两位教授讲，他们是任访秋先生的第三代嫡传弟子；到了先生老家，能去先生出生的地方看看，当不虚此行。陪同的文友，让我负责联系，因为我在任先生的老家工作过。接此任务，立时，心中惭愧丛生。我曾两度在任先生家乡工作，但从未有过去先生老家看看的想法。先生的故居具体在哪里？还有房屋存在吗？家里还有什么亲人？工作调离后，倒是听一个文友说起过，故居还在，但房屋损坏严重。

对任访秋先生，我过去的认知，实在太过浅薄。我的看法，他是做文学评论的，称不上什么作家。我辈不做文学评论，没有必要读他的书。先生故里现属大山庙乡，我在那里前后工作八年，很少有人谈及他。他是文人，著作等身，虽当过省政协副主席，只是兼职吧，业务还是学术研究。在讲究现实的故乡，名气便不如在外面大。2017年9月，去郑州办事，心血来潮，顺便去省文学院看看。走进大厅，一下子被墙壁上的巨型浮雕震撼了。三面浮雕墙，上面是河南省古代和20世纪文学家群像，各占12位。任访秋先生位居其间。在先生的全身像前伫立良久，不禁陷入沉思：先生何以被尊为文学家呢？

随后，买了一套《任访秋文集》。两年中，一直不间断地读下去，直至全部读完。先生的大学者形象，在我心中，完全树立起来。过去，我是根本不懂先生啊。自此，于文友们中，我开始有意识地讲谈先生。现在，河南大学文学院的两位教授，慕名而来，我得想法当好向导。就给大山庙乡政府工作的一个老同事联系，他很快联系到任先生的一个族人。

第二天上午，大约8点钟，我们驱车从县城出发。不到一个时辰，就到了任先生的老家梁沟村。接待我们的任德典老人，是一位退休教师，曾协助乡政府编过乡志。听说我们要

来，他和另外三位任姓族人，早早就在村口。他们年龄都在七十岁以上，实在让我们感动。梁沟村位于一道坡谷之间。北面是耸起的太子山余脉，东西两面，是蔓延下来的两座坡岭。坡岭一直低徊向南，五六里后，消落到鸭河口水库下面去了。任先生在这里生活了14年，后来出外求学，谋生。他对这个小山村，感情很深。且看他在《七十自述》中，这样描述故乡：“这里只不过十几户人家。村的四面都是坡陀的丘陵，前边有条小河，清澈见底，它既可以灌溉附近的菜圃和稻田，同时也是儿童们捉鱼和捕蟹的好地方。从村子向西北望去，真是万山重叠，像是青色屏障。而北面的小山，每到秋天，在夕阳的反衬中，就抹上了一层姹紫的颜色，至今想起，还有点醉。”这样一个小村，旧社会还修有围寨，以防土匪。村西南，约8里，过去是刘村镇，一个仅次于县城的文化名镇。村东南，约15里，是曹店古镇，也是一个文化积淀深厚的名镇。现在，梁沟村住户翻了三四倍，成一个大村庄了。

从东边的岭坡下来，入村不远，向北，临着东坡根，第二家就是任先生的故居。我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院子有五六分地，一片破败，荒芜不堪。东边是主房，原为三间瓦舍，堂屋和北头一间完全坍塌，仅留南头一间。这仅留的一间，前坡屋顶完好，后坡屋顶塌掉了。墙壁以砾石为基，泥土夯打，四道墙角，青砖抱持。前墙基本完好，其他三面，倒塌殆尽。从正门进入，荒草丛生，杂物堆积，不能容足。两根大梁，一棣多粗，均从后面屋顶落下，前面梁头，正支在墙头上。这才明白，正面墙壁何以不倒。这么粗的梁木，当时从哪里运来？它们是何种木材？任由风吹雨淋，虫蛀菌生，为何无人问津？

我随手从地上捡起一块青砖，尺把长，四指厚，让大家看。族人介绍说，这里是任家老宅，任访秋先生就出生在这里，生活在这里。当年，这个院子，南北各有三间厢房，都是瓦房。

乡土情结

黄敦兵

记忆深处的归乡路

虽然到了中晚秋，但秋阳尚刚，热度不减夏天。不经意间，又忆起二十五年前的那个夏日中午，那个我正行走的归乡路。那年，我刚从师大毕业，到高中母校报到后，暂时返乡归家。我也正怀揣着一个勃勃难遏的文艺梦，希望能心向乡土，倾听到不一样的声音。

当时还没有村村通公路，地上还有雨后未干的软泥。夏日的阳光，照直了，拖在地上的，是我短短的日影。那影子慢慢地挪移着，像在倾诉一个炎热而憋闷的故事。

那天，我从县城坐车到镇上，在老桥头下车，沿老寨墙步行向东，渡过淮水支流，开始爬山。因为背着装满书的包，汗水湿透了我那略显破旧的棉线衫子。看着闪闪花的土路，我便遥想着勤劳的父辈们，他们紧攥锄把，挥汗如雨，在田间定格成“锄禾日当午”的意象，心间不免油然升起一种悲壮。每每读到《悯农》诗，我都会想到小时所睹见的父亲的脊背，在毒日头下流成喧哗的河，那飘动的床单披风上早已绘上几道犹如地图的风景，那是汗水干后的盐渍图案。

于是，拉开记忆的闸门，重构乡土生活的图景。在农人的世界里，应该还有个不知粽子还是狗蛋他爹，正用了如青盘的荷叶，挖空了中部，从头套到脖颈，护着光背，一边挥洒着战天斗地的豪情，一边吼着粗朴的短歌。田间地头，狗蛋们的爹们，丁字步开立，晃动双膀，在肩头荷叶的“哗啦啦”声中，在众多庄稼汉的对唱与调笑声中，和着日影，频繁地挪动着步子。他们的身后，是“放倒”了并且很快晒得半蔫了的杂草。

下了两里多长的高坡，走过一道泥沙质的沿河弯路，来到一个小村庄南边。路北半里远的小庄里，不知谁家的黄牛，正用悠远的叫声，申斥着、抗拒着这夏日的酷热。路边树下的那口老泉，汩汩地涌着，多少年来，她一直自如如山般为辛劳的农人和路人奉出自己特有的清冽与甘甜。我也伸手抱取这份清凉，再次感受了大自然无私的馈赠。

四面无风，时间快到正午。正值小学生放学时，几个穿着短裤的小学生，光着黝黑的背，赤脚拍打着凹凸不平的黄土路，叽叽喳喳地走过来。有的小孩子，双肩斜背着手工缝制的书包，那里装着他们懵懂的现在和闪烁的未来。路两旁是一道道田冲。田里的禾苗，站成手种的歪斜的行列。不久，它们就会向上伸展，密到一块，终于再也看不见禾苗间露泥的缝隙。那些田地，当年依旧是黄牛抑或水牛，拖着犁把，缓缓地犁出的。农忙时节，满田川里涌动着农人们勤劳的气息。那甩在牛背上空脆脆的鞭子声，似乎一直都清晰可闻。“咄——哈！”农人们吆喝着耕牛。他们身后，翻滚出道道黑泥。空气中，洋溢着新鲜的泥土气息。农人们的汗水，被质朴的热望滋润着，充实着。

这条路上有田川，有小河沟，路面上还有更多的人赤脚走过的脚印，以及牲口的蹄子碾压下的浅坑。水泥路硬化后，它们都永远成了记忆。而当年那些泥路里的蹄坑和脚印所灌注着的，不知有多少农人的辛酸、汗水和希冀哟！

过去，我们曾极力地设法去打破这块封闭过久的土地的静滞，曾以各种方式尝试着去挣扎、去突破、去改变，终于，那些曾有的简单、纯朴慢慢消淡。曾经滋养过先辈们的农业文明，正在改变着它的存在方式和滋养我们的内容。那条黄土路上，已经开始碾下现代交通工具的轮胎，在深浅不一的轮沟里，汪着蓄水时镇留的细泥。

那条大路，我从无数次数走过。小学时，到镇上参加过几次竞赛，都要经过它。初中到镇上读书，每周往返几次。直到高中、大学、工作，然后六年读研、再工作、打拼，我和它一同见证着时代的变化。当我们迎面相对，互相倾听时，我的身边，重又觉醒了一种深层的呼吸。

印象是，那天我格外注目了路南不远流滚滚东去的淮河热流。是的，“热流”，不正是故乡的“热土”的感觉吗？故乡，正从触手可得的真实化为记忆深处的愁绪。

那年我走过的归乡路，正闪动着丝丝牵绊，在这个国庆小长假中渐渐放大，并开始以一种新的乡愁的真实感，再次从我心底升起。也许它太过浓烈，浓烈得再化不开，终于蕴成定格记忆。②8

那条大路，我从无数次数走过。小学时，到镇上参加过几次竞赛，都要经过它。初中到镇上读书，每周往返几次。直到高中、大学、工作，然后六年读研、再工作、打拼，我和它一同见证着时代的变化。当我们迎面相对，互相倾听时，我的身边，重又觉醒了一种深层的呼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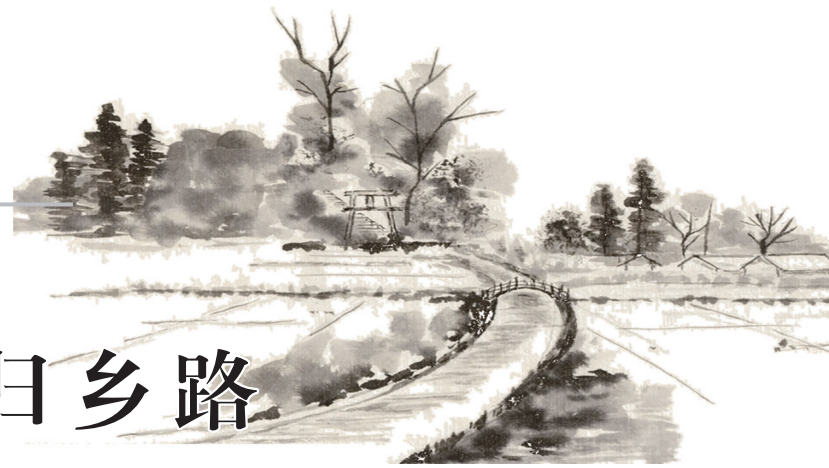
印象是，那天我格外注目了路南不远流滚滚东去的淮河热流。是的，“热流”，不正是故乡的“热土”的感觉吗？故乡，正从触手可得的真实化为记忆深处的愁绪。

那年我走过的归乡路，正闪动着丝丝牵绊，在这个国庆小长假中渐渐放大，并开始以一种新的乡愁的真实感，再次从我心底升起。也许它太过浓烈，浓烈得再化不开，终于蕴成定格记忆。②8

主屋南头，还有一间灶屋，也是瓦房。由此可见，任家在旧社会的日子，还是说得过去的。如今，南边三间厢房没有了，北边三间，改建成了平房。解放后，任家这院落被没收了，改成了大队部。后来，大队重辟了办公场所，院子卖给了户异姓群众。这户群众后来也搬走了。站在空荡荡的院子里，我极力想象着，当年任家生活的融乐景象。先生的父亲任尚贤，是晚清的廪生，秀才。他与世无争，好读书。与兄弟分居后，家道困窘，就出外做家庭教师。后来，大儿子到县小学当了教师，他就待在家里，亲自教授二儿子和三子访秋学习。他教授孩子们的课程，除传统经史外，还有新学的相关内容。任访秋先生14岁就考入了河南第一师范。从此，渐行渐远，永远走出了这个小山村。哪里是当年任先生孜孜学业的房呢？东屋，南屋，抑或是北屋？我仿佛听到了先生当年琅琅的读书声。

要离开的时候，我们在院子西边的大门楼下，待了很久。这座老门楼，和对面的主屋一样，也是民国以前的建筑。从正面看，门楼坡顶灰瓦，除边缘残破外，保存尚好。大门两侧，青砖砌柱，白灰勾缝，非常坚固。上横一块厚木板，算作门楣吧，木料已经腐烂了。大门后面，四根木柱撑起，上面横梁铆接，如同亭子一样。这才明白，前面大门两侧的砖柱，只是装饰而已。当年，这座门楼完好的时候，该有多么精致啊。如今，门楼的后面坡顶，椽木朽断，瓦片坠落，中间成了一个窟窿。四根立柱，础基陷落，也在朽坏，让门楼显得摇摇欲坠。这座旧门楼，两侧的院墙，完全拆除了，孤零零地矗立着。这多像一位沧桑老人，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风雨，依然倔强挺立。

我们一行，黄乔生先生，刘涛教授，刘进才教授，张玉峰先生，以及陪同我们的几位任姓族人，都再不说话，都无话可说的样子，默默地，脚步沉重地离开了这座荒凉的院落。②8



诗歌

水润京华 宛带江河

苗汙

——南阳，一个值得三顾的地方
我的家乡的宣传广告
可穿越时空回到南阳的刘邦、刘秀、刘备
——是而今为他所愿的南阳
丹江水滋润北京的万家灯火
扬起首都民生甘甜的繁华
而起点 丹江水自秦岭奔涌而上
北跨黄河南挽长江
这就是南阳 我的家园
——水润京华
宛（宛）带江河
帝国之气 帝王之魄
中华民族的南北互通 必然因此
而复兴 而伟大……

一条大渠似长龙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十周年抒怀

张香坡

一条大渠似长龙，龙腾携水进北京；
滋润北方千湖地，圆却伟人调水梦。
一条大渠似长龙，丹江水库赛龙宫；
亚洲第一淡水湖，烟波浩渺碧万顷。
一条大渠似长龙，龙人治水造英雄；
舍小家为大家，移民精神泰山重。
一条大渠似长龙，龙口喷水势如虹；
渠首闸坝巍然立，浙川陶窑传美名。
一条大渠似长龙，决决渠水甜又清；
植绿固坡禁污染，生态文明率先行。
一条大渠似长龙，添彩大美南阳景；
穿越白河倒虹吸，二龙戏珠绘新景。
一条大渠似长龙，当代水利巨工程；
媲美世遗大运河，巨龙腾飞中华兴。